

劍邪俠狂

上官云飞 著



内容提要

人生逸乐地，江湖是非场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江湖上的黑、白道英雄间虽说力道相当，却时时孕育着冲撞与杀机，兼以与之鼎足而立的一个神密集团，更显得步步危机，处处星火，稍一不慎便生万般风波。

终于爆发了惨烈悲壮的“黑白大决战”，黑道领袖暗设火阵，陷灭了白道群英，白道英雄几乎全军覆没。血雨腥风之后，白道英雄远走阴山脚下，在冰天雪地里，经过迹近残酷的武功训练，于十九年之后重返江湖，纠集了东海毒齐岛赵菁华等人，再次掀起扫荡群魔的轩然大波。一时剑气起，江湖恶鬼伏。

江湖各大帮派生生死死的惨烈征战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之火愈燃愈旺。险象环生的战局，荡气回肠的情恋，展示出一幅壮烈而绚丽的画面。

在茫茫荒原之上只此一座木屋，四周是银色世界。雪停了，但阴云密布，罡风凛烈，狂风刮起地面的积雪，如银如絮的雪花漫天飞舞。在朦胧雪光之中，一老一少正在执剑拼杀。刀光剑影，声势骇人。

老人后退两步，收住剑法，将银须向右一甩，冷面对少年道：“当心我削了你的一只胳膊。”

“没那么容易，丢胳膊的也许是你！”少年冷冷答道，“你那‘孕花万机’的招数已被我破解，今日我要夺你性命。看招！”话音未落，少年身剑合一倏然疾进。直刺老人左胸。

老人先不躲闪，待人剑近身方向右侧跨出一步。少年一剑走空，急将右腿微撤，身形左旋，冷哼一声，横剑上托，架住老者来剑，“嗤”！将腕肘一带，剑又斜飞而出，楔入老者剑形下端，再向上时，人陡剑走，转过身来。

“当”一声脆响，人形在急如星火中倏分倏现，两人各自飞出丈外，举剑相对，屹立如同化石。

此时方见老者真容，原是一位年届耄耋的老翁，他眼神凌厉，不怒而威，脸色红润，鼻直口方，银须直飘胸腹，身板如同钢骨铁架，盛气凌人。

对面少年，肩宽膀圆，身高八尺开外，一身两截玄色

粗布紧身衣，似乎裹不住他那一身怒突的肌肉；一头乌黑闪亮的长发挽在顶端，斜飞的长眉下有一双黑多白少神光外射的大眼，鼻梁挺直，齿白唇红，长园形的脸蛋，脸色在古铜色的光采下闪闪生光，英武中透着朴实；一双巨大的虎掌也泛发出古铜色的光彩，证明他是在风霜雨雪中打熬锻炼出来的筋骨。

好一个英俊雄壮的少年，端的像一头猛狮！

片刻，老人用冷冰冰的语音说道：“这一招你破得很好，但失之于灵巧，你该将剑尖外撇，准能在我的左胯骨下开一条血槽。”

“哼！那样却制不了你的死命，我不屑用撇字诀。”少年也用冷酷的声音回答。

“呸！蠢才！你错了。双方在生死存亡的决斗中，假使能先让对方先负轻创，必令其震慑而心胆俱寒，尔后便可主宰全局。剑剑皆想击中对方要害，是痴心妄想，是荒谬无知的下乘剑术。虚虚实实，虚实相兼，真真假假，真假变幻，方可诱惑对方，伺机取胜。切记！你非改不可！”

少年甚感羞愧，默然颌首，并没作声。

“进招！”老人沉声一喝，挥剑突然进击。

少年沉叱一声，闪躲进扑，但见万千剑形飞腾，双剑难分，闪光中人形依稀，在罡风激荡、雪花飞扬中，又一场恶杀狠斗。

半盏茶时分，人形又分，两人相距丈外，举剑相对。老人一字一吐地说：“你的剑术已登堂入室，不枉我十八年来的心力。如今，你练得虽能与我对等，继我地位取而

代之，但仍算不得宇内高手，天下仍难以闯荡。”

少年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可时放我下山回中原？”

“不可！你必须胜我一筹，方能离开这阴山，不然你只有埋骨于此！”

“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带我到这鬼地方来，凌虐了我十八年。告诉你！你若不将我的身世说出，总有一天你将被我锉骨扬灰。我绝不会放过你！”

“居心嘛，目前先让你猜着，反正你对我恨之入骨。我要让你练好绝学，再折磨你为我消遣。走！该练内功了。”

“不！今天我要下山。”

“放屁！妄想！早着哩！”

“拿来！”少年伸出手掌，厉声说。

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解药。老鬼，你给是不给？”少年问。

“哼！作梦。”老人冷笑道。

“老鬼，你已无奈我何，你西阳西下，我年轻力壮，我可以缠死你，解药垂手可得。”

“又大言了，畜生！你虽年轻力壮，且灵慧绝伦，能学中有剑，可是在浑厚的‘死寂潜能气功’一击之下，绝难侥幸。不信，你试试看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少年大喝一声，挺剑扑向老者。

· 老人然一笑，剑向右方一引，一掌推出。

少年也在这一刹那间，同时拍出一掌。

· 两人掌上潜劲一涌，无掌风发出亦无劲气迸射之声浪，看去并无异处。

但奇事发生了，两人身前的雪花突然向外激射，中间现出一个尺大雪沟，深达尺余。但见老人双足陷入雪中，雪没胫骨。少年脸上泛青，“登登登”连退五步，雪地上现出五只深足印，向后带出两条深沟。浪浪仓仓，险些跌倒。

“哼！”老人阴森森地说：“早着哩。”

“我不出一年，就可赶上你了，你不要得意！”少年说。

“一年后即使你与我相伯仲，也不过三流武林高手。又何以自足！”

“回去吧。”老人向木屋一指。

两人转身，大步向木屋走去。

这是一间以巨木架成的茅屋，分为内外两间，外厅中中堂是书架，摆着百十部经籍，三经五典，琳琅满目。书架前是一张书案，文房四宝琴鼎俱备。室的右侧，是以狼尾草编成的一个蒲团。老人端坐于上。

“孩子，看看，今日是什么时候了。”老人语声阴沉凌厉，却是感情内蕴。

少年暂不答话，走向西面墙壁，默数着横木上的刻痕。

横木共有十余根，粗如海碗，根根相连，构成坚固的木壁，不但可防风雨，更可防巨兽入侵。

横木从中间那根起，排列着密密麻麻的无数刻痕，看去整齐井然有序，长短亦有规律，但仔细分辨便可看出异处。

每十根刻痕中，有一根略长且粗，到第三百六十根，更显粗长，每三根粗长的刻痕，尾端又多出二十八根。

在最初十根特别粗长的刻痕中，乃是浑圆而深度相同

的痕迹，内行人一眼便可看出，那是以造指超尘拔俗的指力印划成。以后就不同了，那是用刀锋刻划而成。再往下，又是指力印划，却深度极浅，而且见有毛边。愈往下，深度渐次增加，毛边亦渐见少。再往下更是直追最先的刻痕，着力匀整，刻度鲜明。

无疑，这些刻痕乃是老少二者先后用指力刻成。

“今日是十八年零八天了，不久就可加上一刻。”青年人注视片刻，用冷冷的声音答道。

“加上去吧，目前已是午牌初。”老人发令说。

青年人伸出巨大的虎掌，出食指，在横木上信手向下一捺，巨木着指玩痕，深有一寸，碎木粉像被挤出，飘下地面。好浑厚的指力！

“记住！任何时候你皆须小心在意，也许我杀机倏现，随时会取你性命！”老人对青年冷力横眉。

“哼！”青年冷然作答：“我随时等着，随时接受挑战”杀机现，也可突，但愿你的放手一拼。或死或生，省得跟你受此磨难！”

青年说着，取过书架上一尊古玉瓶和一只茶杯，倒满一杯淡黄色的液体，回身向老人说：“瓶里这慢性腐髓汁快告罄了，我多喝些亦无不可。”

“管你喝多少，与我何干。反正你必须喝完，待时辰到了，我会给你解药，那时咱们才可一决生死。”

“好！我等。”

青年一口喝干杯中毒汁，便到另一个蒲团上坐下，调声正襟，闭目垂眼，吁出一口气，随之运气行功。片刻，他身

上腾起阵阵轻雾，身畔气流轻灵发声，他已进入物我两忘之境。

老人起身去书案后坐好，拖出一个酒葫芦，就葫芦嘴“咕噜咕噜”喝起来，室内酒香扑鼻。他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一面喝酒，一面轻吟：“杀尽江南百万兵，腰间宝剑血光腥，山僧不知英雄汉，草管晓晓问姓名……”他将酒葫芦放下，又道：“好诗，可浮一百，好磅礴的口气，谁说拓们的第一个皇帝称只，只莽英雄？凭这首诗，足可与汉高祖的大风歌比美。”

老人诵吟的这首诗，是明太祖初渡江时，潜行至太平府不惹庵投宿，寺僧一再询问他的来历，他索笔砚题写了这首诗。后来太祖登基，听说诗已失踪，大怒之下，把不惹庵的和尚提到京城，要砍下他们的秃脑袋。

当时，当家和尚早已盘诘，在众多的僧人中，有一个聪明的和尚，善解人意，似乎已摸清太祖的狂妄性格，便说：“亡师坐化之时，曾留下一偈。”

太祖问：“偈上怎说？”

和尚泰然自若，念道：“御笔题诗不敢留，留时深恐鬼神愁，故将法水轻轻洗，尚有龙光射斗牛。”是说，寺僧在不得已中无奈才洗掉圣迹。他这一记马屁拍对了，所有的和尚都保全了首级。

此诗不知何时被老人抄入诗中了。后来又将此诗载入了“龙与记”中。

老人摇头晃脑，一面饮酒一面吟哦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他见青年人已行功完毕，刚刚睁开双目，正待站起的瞬间，突

然一张嘴，一股酒闪电般从嘴中射出，直击青年后心。

青年不由自主向前一俯，身后像长了眼一般，再向后退一窜。可他仍慢了一步，酒箭扫中左臀，只打得他向前一栽，几乎撞上木门。老人冷冷地说：“没用的东西！记住！随时随地你都有性命之忧。”

“哼！记住了。”青年气虎虎地说。

老人取出一本书，劈面掷给他，说：“这是太公阴符，好好地读，下午，给我背诵出来，如有疑议，思而后问。

青年接过书，上身一晃，可见书的力道也不小；随时须小心留意这老头子的举动。

在这片被冰雪覆盖的荒原之上，除了这木屋有点生气，四周皆是白茫茫的银色世界。木屋在山麓一处山嘴下，俯瞰着西南一片广大辽阔的平原，更远处天宇之下，可隐约看到银色的山脉。

屋后，自北至东，白皑皑的奇峰绵亘不断，沉静死寂被冰封住了，一座座高耸的峰头，全没入乌云之中，那些兀立的山峰之下，树林全成了白色，被雪整个覆盖，凝结了冰柱，直与地面连接在一起。

木屋的近周，是一片略向西南倾斜的三亩大广场，积雪厚达三尺，雪下已被冰封。

这儿，是边荒异域的阴山绝域，西南是莽莽荒原，胡人的天下；南距黄河足有三百里。

那时，大明的势力范围仅包括边境（万里长城）以北百里之内，而这一地段，鞑靼人新起的土默特酋长俺答，在阴山之南黄河之北，兴风作浪，日夕想突破长城南下牧

马，边关日起数惊，情势十分紧张险恶。

此封大地，峰烟暂歇，在如银世界酷寒的恶劣气候中，除了自求生存渡过寒季、习武练剑外，这一老一少别无他事可做。

岁月如流，冬去春来。冰雪溶解了。除了插天奇峰冰雪不溶之外，山下已罩上一层绿色的外衣，林木欣欣向荣，荒原中的狼尾莫在壮实的蔓延扩展。

整个春夏两季中，荒原上偶或出现一些战马，近山麓一带，却经常可以看到牛马和蒙古人的踪迹。那些好战的土默特族人，已逐渐移向阴山近东的一面，不时在向大同一带骚扰。

这一年中，老少两人仍像生死对头般，加紧地仇恨和决斗，无休无止。青年人亏在剑术拳掌方面，论招法则占尽优势，神奥的夺招时现，已参悟了上乘剑道精髓，可是，老人的进境也不弱，青年人始终败在他神奇深厚的掌劲之下。

秋去冬来，又是大雪纷飞的时候了。

这天，一老一少拼到了半个时辰，休息之时，老人用木剑向东北那三重插无奇峰遥指，用低沉的声音徐徐说道：

“瞧那儿，就是阴山玄冰峰。”

“我早知道了！”青年不耐烦地沉声道。

“眼下冰封路径，玄冰峰上更是任何生物难以幸存之地。但是，你必须去那里走上一趟。”

“假如我不走呢？”

“你非去不可！别忘了，你的性命在我手中，任何抗速之举，皆可耽误你的性命，没有你反抗的余地。”

“可你也别忘了，我迟早能制你死命，夺取你囊中的解药。”

“我也相信你能办到，可是你已经迟了一年，要不然，我也不会要你上玄冰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青年变色地问。

老人声色俱厉地教训道：“要静望！瞧你的样子，你泄露了心中的惧念。真乃孺子不可教也。记住，任何时地，即使已至死亡的倾刻，亦不可泄露你内心的秘密。”

“这……你少管。”青年心服而口硬，激动不止，冷漠地说。

老人双目神光一闪，正色道：“十九年来，你服下老夫的天下奇毒腐髓汁，至今毒汁已侵入你骨髓之内，虽大罗金仙亦无法将毒仙去或排出体外，老夫的解药也是枉然。”

“既已如此，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使我不解的是，你因何要如此待我？在咱们必有一人溅血之时，你为何还不直说？”青年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沉着地徐徐举剑。

老人并不戒备，“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少要毋躁，听我下文。”

“看你能胡说些什么。”青年的剑缓缓下骨，欲听个分晓。

“世上唯有一种玄门至室可解你身上之毒，就是万载玄参。据老夫所知，玄冰峰上就恰巧生有一枝。你如果想珍惜性命，知道你的身世和老夫何以凌虐你十九年之缘故，必须取得那枝万载玄参。”

“是取给你交换这些秘密么？”

“非也，找到万载玄参，你必须在那儿吞下。”

青年眼中泛上了迷惘的神色，深深注视老人一眼，困惑地问道：“你这倒叫我不解了，究竟为什么？那万载玄参乃是玄门成道之宝，你为何不要？”

“别问那么多。”老人暴躁地说。片刻又道：“这可使你保全性命，而且功力骤增，方配与老夫的八十年修为一拼。否则……”

“理由太过牵强，令人难信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从明日起，你必须启程前往，给你的限期是一个月，一月后要是赶不回来，你将毒发，埋骨冰原之中。就看你是否能找到万载玄参了。”

“明天就启程么？”

“是的，明天就走，过了春正，万载玄参所隐入玄冰之下，你得再等一年。也许那时，你的骸骨已成为冰尸了。”

“非去不可？”

“非去不可！那万载玄参生长在中峰顶巅，那儿有一个天眼，很不易找，因无眼已被万载玄参所掩，找到后立即吞下，并挖冰洞躲在洞内行功半个时辰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交代么？”青年问。

“明天再说。”

次日，大风雪漫天飞舞，天地一色，白茫茫奇寒刻骨，罡风裂肌。木屋前，老人神色木然向东北眺望。青年身背小包裹，斜背长剑，在老人身前站定，神色奇冷。

老人送给他一个小布卷：“这里面是三颗六阳大乘补天丸，不但可以御寒，且可壮阳补身固之培本。三十年前，恨

天翁伊老怪物与我打赌，考问老夫祖籍，输给我五丸。今将此至宝赐你。记住，非万不得已到了饥寒交迫的生死关头，不可暴殄无物。”

青年人眼中又透出迷惑之光。这些年来，老人死死迫他练功，稍有怠慢便对他拳脚交加，语侵如刀，似乎印有的恨意全在他身上发泄。可是在那近乎严峻的凌厉神色中，又隐约地透露出强烈的爱护之情。这矛盾的情绪，青年人确实觉察到了，又弄不清其理安在。这也是他不愿暗中下午袭击老人的内在原因。而今天，老人竟将宇内武林至宝六阳大乘补天丸相赠，这岂是生死仇恨之人所能办到的么？

老人不等他思索，往下说道：“为你的性命，好好地珍惜你自己。记住，坚韧不拔，不屈不挠，百折不回，方可成功。去吧！愿你一月后平安归来。”说完，他缓缓转过身去。

青年听罢，心中一震，十九年来，他从没听老人说过这种充满真诚和爱心的言语，不禁感上心头，颤声道：“老伯，我明白了，你老人家一直瞒住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老人突然转身，声色俱厉地喝住他，不让他往下说。又道：“当你服下那万载玄参之时，功力即可登堂入室，齐身于武林高手，那时就配与老夫一拼了，也才可知道一切内情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身世极为……极为明显，我……我就是杀你全家的凶手！我是为成全你，造就你，给你一次公平的报复的机会，你若是得不到万载玄参之助，一切枉然。快滚吧，滚！”

“你说的可是实情？”青年激动地问。

“是的，千真万确。”老人毫不迟疑地答。

青年人一咬牙，蓦地身形一闪，快如闪电，投入了茫茫风雪之中。

老人待青年的身形消失在风雪中，方举步入意。他眼角滴下两颗珠泪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老友，我已遵你的遗嘱尽了全力；可是我内心疚愧难要，明知你的遗言是错误的，可我仍遵嘱而为。唉！老友，咱们都错了啊！”

不久，他换了一身银白色短衫，背剑挂囊，掩上了柴门，也投入茫茫风雪之中，追踪青年去了。

玄冰峰，在他们住所东南方向一百里，四周群峰罗列，人兽绝迹。那儿的冰雪万年不化，其冷可知。任何人畜如无异秉，皆无法在那儿生存。

在茫茫风雪中，青年人那孤零零的身形，正以无上修为与奇寒挣扎，一步步踏着奇滑的雪花，攀揉一座座奇峰，兢兢业业向玄冰爬去。

雪滑风急，冰崖又滑不留手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绝不能抗衡无穷的大自然威力，在这儿，人的力量确实是太渺小了。

每一天，他最多仅能攀过两重高山，时爬时停，艰苦异常，但他体内似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鼓舞着他，这力量就是他的意志和十九年来所受的残忍教育所形成。

在他身后五六里，一个与雪相同的身形，也紧紧地蹶住他的踪迹，锲而不舍。

在玄冰峰之东南，群峰深处的银色世界中，也有三个黑形分两路向玄冰峰接近，他们的功力奇高，行动甚为迅

捷，可是他们要遍搜每一座峰头，所以反而显得缓慢。

一天天过去了，青年人一鼓作气往前走，凛烈的罡风，将他刮下峰头，要命的雪崩，又将他带下了深谷，如此者再三，但阻不了他钢铁般意志，仆而又起，不屈不挠，冒万险一步步接近玄冰峰。

在冰天雪地中，白昼与黑夜差别不太大。白天，银光耀目令人眼中发花；夜间，灰沉沉天地一色。他只能凭体内潜力的消耗量而定行止，休息时便掘雪洞藏身。

短短一百里，（当然不算爬越山峰及绕道的路程），他竟走了整整十天，方到了玄冰峰之下。“终于到了，但却正是刚开始啊！”他自语说，古铜色的脸上毫无表情。

他紧了紧已缩小一半的包裹，扎紧木剑丝绦，眼中泛出坚毅的神色，向高耸入云白皑皑的奇峰一步步爬去。

浮雪全是虚附在山石间的，人一触动便向下掉，禁受不起半分力，稍一大意，便随雪坠下深谷，想得到其苦可知，难矣！

在山峰的东面，一左一右三个黑形十分抢眼，也向峰上逐渐接近。

南面山势太过峻削，青年人逐渐向东移，看着转出一道石壁，便可与最左那孤零零的黑衣人会合了。

这是一道山脊，两人终于同时登上，相距两丈，双方同时照了脸。

青年人猛一抬头，吃了一惊。对面崖下，突然无声无嗅地升起一个幽灵般的人物，一身黑色长袍，衣服塞在腰带上，内穿狐皮短褂，背插长剑，一头灰发挽了个土结。

目眶深陷，狮鼻大口，灰鼠须一翘翘地，唇外突出两枚黑黄色的大板牙。

黑衣人也看见了他，突然咧嘴笑道：“咦！这冰天雪地里竟然有人，邪门！喂！小伙子，你知道阴山玄冰峰在何处？”

青年人也站稳身形，用冷冰冰的嗓音说道：“这儿就是。”

“真的么？”

“骗你作甚？岂有此理。”

“唷！小小年纪就学到了大不敬，无可救药！你，贵姓大名？在这儿干啥？”“少管闲事。”青年人说完，夺路就走。

“且慢！你还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。”老家伙伸手虚拦着问。

“我用不着亦无答复你的必要，让开！”

“站住！在我老人家之前，不曾见过你这种狂妄之人。”

“今天你可见到了，该无憾了吧！”

“小畜生牙尖嘴利，不知死为何物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管你是谁，反正不会是一条腿的人。”

黑衣人喋喋狞笑，阴森森地说：“你年纪太轻，怪不得不识贫道的脸貌，但只少你的师门长辈，会告诉你宇内英豪的名号。你可曾听说过‘隐箫逸琴，乐天知命’？”

青年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正相反，在下一无所知，也

没拜过师父，你不必说了。”

“哼！你不想知道也就算了，喂！在隆冬大雪之日，你来这儿干啥？”

“找万载玄参。”青年人似乎不知道撒谎，直截了当说出。

黑衣老人眼中异光一闪，说：“哦！你可找到了么？”

“正要往上找，少陪！”他转身就走。

“站住！乖乖替贫道滚下山去。”老家伙厉声叫唤。青年人冷然回身，傲然地说道：“假使我不呢？”

“你非滚不可，不然你得死。”

“我就有点不信邪。”

“滚！好无礼的小辈。”老怪物沉叫着，阴阴地走近。

青年站在高处，双手一叉腰，冷笑道：“鬼叫什么？你叫谁滚？”

“知命子叫谁滚，谁敢不滚？去你的！”说完，一掌拍出。

掌出，罡风倏起，劲烈的潜劲，带着飞舞的雪花，突向青年人卷去。

青年人是初生之犊不怕虎，夷然无惧，冷哼一声，也回敬了一掌。

“蓬”一声闷响，雪花狂舞，青年人竟被震飞丈余，向下一落，踩在崖旁一堆雪花上，雪花着力即陷，只听他发出一声惊呼，随着雪花滚落南面山壁。